

读丛
文译

门？

滴血的童心

说书

麦当娜现象

聊天和做梦

风情可恶

雅俗不共赏

哇哇

葡萄的愤怒

杂花生树

独 轮 车 轮

林斤澜
著



独轮车轮

林斤澜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轮车轮/林斤澜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 (读译文丛)

ISBN 7-80109-152-3

I.独…

II.林…

III.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372 号

独轮车轮

林斤澜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69 千字 印张:8

版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12.80 元

自 序

说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中，有独轮车。有的地方把独轮车叫做鸡公车，还有的地方说是济公车，和济颠和尚活菩萨拉上了关系。不论怎么来怎么去，反正说什么也喜欢说源远流长就是了。

久远没错，流长能流到什么时候？只见木牛流马约两千年后，京师西郊农村里，冰雪冬天，赶上好老阳儿“暄活”，关上院门，三两个虎背熊腰的后生，光胳膊，背双手，挺胸腆肚，顶着满载的独轮车，练大撒把。等功夫上了身，过九省御道卢沟桥时，一献身手，博一声采，翘一个大拇哥。

现在老卢沟桥以文物身份，重点保卫起来

了。新卢沟桥“平趟”，人力兽力车也靠边了。可是杂技表演的车技节目里，独轮的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也先放下不提。

回头来说读书，一般指的是看书，刨去听书。那么是现在剩下的少有的单独进行的文化活动了。读和独同音，轮和伦和纶音同，因为谐音发生了联想，这也是一个解释。不过最叫人想象的，还是独来独往这么个意思。

读和独“打连连”，产生了新的境界。

几十年来，我们讲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填个人表格，如果不是党员，填“群众”。群起而攻之。自称群众意见。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群体意识与群体无意识……

偶有个体的单独的行为，好比说看看书，看到会心处，掩卷寻思。或来回查找，随意。或反复吟诵，自在。各人讲究的也是享受的就是独步独到独思独叹……

生活里，常会听见要求：“让我独自呆一会儿。”因感情激动需要平静，因思虑复杂必需清理。因快乐需专心体味，因疲劳需全身放松……为得到这独自的需要，有时强求，有时哀求，有时哄求、央求、恳求、赖求，可见需要到了极点。

生命在于运动，在现代生活里，这句话像广告标语一样张贴。可是从古代到今天，都还有一条：生命的极致是宁静。看来动与静都是生命的状态，都需要。

现代技术开拓了视听文化，声色变得既丰富又随便。静坐读书当然挨挤，越是挤在一边，越出现饥渴般的要求。真有给挤掉了的地方，那地方就真好像沙漠化起来。

独轮车不论阳关大道，还是羊肠小路，都自由行走，这是

独轮的好处。不过独轮也得找辙，顺着辙走得顺。车轮轱辘轱辘转，重复又重复，这是习性，也有惯性。因此把那么几句话来说去，叫做车轱辘话。把那么个话来是它去也是它，叫做轱辘来轱辘去。此事不能避免，专有个词叫重复劳动。

那棒棒的后生，关门光膀练大撒把，是没辙找辙。那杂技上的绝技，绝在把习习惯表演到绝离不开的程度。

新近一个老话题：读鲁迅。或因辞世六十年的纪念。或因世纪末，对本世纪先驱者的再认识。或着重针对目前的文风世态。大家慨叹这个话题的老，老在重复。

一个散文专家收集了对鲁迅散文名篇的评介文字，慨叹千篇一律。

一个出版社为编读鲁迅的书，慨叹文章“定型”“单一”到了“化”的地步。

其实中国早有一句“圣明”：“天下文章一大抄”。外国也有说“任何文学文本，不过是从前的文本中衍生出来的副文本，严格说来，都是改头换面的抄袭”。

中国有著名的“不求甚解”说，有“文无定法”“诗无达诂”等等。外国说“多元”，“任何解释都只能是对文本的多种解释可能性的有限、相对和暂时的实现”，“同时也是对其他可能性的遮蔽和取消”。

看来独轮车，有“独”的一面，又有“轮”的一面。是相依为命，也是相生相克。不过“独”的状态好像锥子，故在哪个兜里也“出格”，可能有一些破坏，终究还是“出息”。

目 录

自序	(1)
----------	-------

独轮集

一部大书	(3)
秋夜梦	(8)
《孔乙己》和《大泽乡》	(12)
“杂取种种话”	(21)
“别求新声”	(28)
回想《奔月》	(31)

车轮一集

门?	(39)
絮语	(45)
世说选粹	(49)
重复	(52)
“逝者如斯”乎	(56)
兵临“温州城下”	(59)
长远的感叹	(62)
滴血的童心	(65)
选家选业	(68)
读《三三》三稿	(71)
读《雁山云影》	(81)
麦当娜现象	(87)
读两篇散文	(90)
无笔墨处	(93)
劫中书话	(101)

车轮二集

聊天和做梦	(107)
散文闲话	(110)
散和文	(120)
话说小小说	(125)
谈情节	(128)

小说的散文化与散文的小说化	
.....	(133)
座右铭.....	(137)
童谣.....	(141)
虚实之间.....	(144)
说与写.....	(147)
低处偏是深处.....	(150)
二十个字.....	(153)
葡萄的愤怒.....	(156)
风情可恶.....	(160)
从容中道.....	(162)
游词挑逗.....	(165)
气——一字风流之一.....	(168)
蜜——一字风流之二.....	(171)
面面观.....	(173)
虚实.....	(176)
短中之短.....	(184)
说雾.....	(191)
雅俗不共赏.....	(198)
思前想后.....	(205)
贫穷“窠臼”.....	(212)
以文会友.....	(215)
玫瑰花.....	(218)
人与文.....	(222)

哇哇·····	(225)
风筝·····	(228)
说瘰·····	(232)
《散花记散》后记·····	(237)
杂花生树·····	(239)
随缘随笔·····	(242)

独 轮 集

只有一个车轮着地，故能通过田埂和小道。

——《辞书》

一 部 大 书

《读

书与出版》专刊推荐书的栏目里，起初都是十本，凑足整数。后来随便起来，不论本头。再后来以谈读书感想为主，好像也可以了。

我想我只能随便谈谈，开不了书目，因为没有系统地读过书。近年痛感知识结构陈旧了，倒常请年轻朋友给我开几本书。又可惜戴上老花眼镜来，举目无“轻”了。

若要求推荐的书，以自己常读反复读的为准，我只怕报不出一两个整的来。虽也有“温故知新”的时候，但大都零星篇章，如短篇小说，千字散文。

不想风云际会，十年浩劫，无书可读。起初也没有工夫没有精力，后来下放农村修理地球，佼佼者也疲软了些，我辈倒有了劳动之余。但我可以公然捧读的文学书，唯有《鲁迅全集》。共十大册，论单行是二十五本。可供通读、翻读、选读、乱读，不一而足。

《鲁迅全集》的特殊待遇，还有种种对作者的称号，使得作者在读者眼面前，成了“思想神”。不久，“报应”就来了。若以为“报应”两字太陈旧，就改作“历史的嘲讽”如何。

浩劫一过去，文学青年拥抱“舶来”人物，不论胡子如刺猬，或体臭似狐狸，一律亲吻。提到“思想神”，也归入“装神弄鬼”，先就反感。

后来冷静一点，在本国的现代文学中，热衷“两传一城”（《呼兰河传》、《铁木前传》、《边城》）。对《呐喊》与《彷徨》也看看，这才有了些看法。当时我两次到绍兴，周宅台门里外都有研究人员，搜集了一些“反应”，例如生活有距离，写的是老民国的生活。我说这其实只是情绪，不是问题。《红楼梦》写的是早二三百年早消灭了的贵族爱情，也没有阅读的“距离”。再如语言的“疙里疙瘩”。我觉得还得先说是陌生吧，这一路语言近年少见了，三十年代还有专学这一路的，现在不作兴了。这一路若让我打个比方来说，好比论语言有抑扬顿挫四个字，大家在抑扬上下功夫多，如微波荡漾，追求自然、自在、自如，势必在顿挫上下的力气少些。若多所顿挫，会有过去的读者说的生涩，今日读者有时候只叫做“疙里疙瘩”。这一涩味，近年越见陌生了。

八十年代我接触到的“反应”，仿佛回答起来不大困难。只有一个答不好，但那也是文学中事，原本好商量。有的青年觉得鲁迅小说，思想性明显见长，感动人的力量相形见绌。引人思索，不多感染。重在理性，感性次之……作者思想的深邃，超前，彻底，这是有目共见。但文学作品，归根见底还得感情，还是真情实感的事。二三十年代，全世界都是革命兴起的年头，文学上不免大声疾呼，严词正色。连本来是“絮语”“街谈巷语”起家的散文，也仿佛把高谈阔论做了主力。那么小说带上时代的局限，仿佛牛马的带笼头带嚼子？是不可避免？是必须要有？是无妨大体？我不能清楚回答。

走进九十年代，“造神”的年头又过去一段时间，“历史的嘲讽”也嘲讽了一阵子了。不读鲁迅的青年可能还在反感，多读了些的青年却不叫人为的反感束缚自己。

其实在“造神”的时候，倒没有尊重神。对《鲁迅全集》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此时此刻用得着的句子，反复动用。用不着的，还用不得的，视而不见，好像从来没有说过，有的时候还要反其道而行。

八十年代有所发现，徒然增加了反感。

九十年代的青年发现了“大智”、“大勇”、“痛苦与悲凉无人堪及”，“以悲剧与理想的二元冲突为本位，追求一种‘绝望的抗战’的人生境界”。“总是在看到终极意义(目标)的同时看到它终将归于虚无的命运……”，“其坚毅与昂扬同样无人能望其项背”。

发现以后，又有一些理由把鲁迅供奉给过去的时代，是往

日的智与勇。我们这个时代应有新的伟大的人。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有一位竟写道：“无法忘记鲁迅这是我们后来者的一种耻辱，一种困境……”，“鲁迅最后遗言是‘忘掉我’……我们至少还是老老实实听一回鲁迅的话……将他彻底忘掉吧。”活现了无可奈何的心态。

这里引号里的话，都引自《鲁迅与九十年代北大学生》。我的寻章摘句不一定妥当。

学生大多是中文系的吧，不过这里讨论的是人生道路，还没有落在文学的漩涡里。

文学若不好说做漩涡，也是转圈子。仿佛还在昨天，文学作品只讲究内容，形式落到影子的地步，或有或无是阳光的缘故，是浓是淡是长是短都不用理睬，说是可有可无还不如说可无，实际上内容“唯一”了。今天我们听说写作是“逻辑的游戏”，是“符号的组合”。算不算得作家，看他有没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方式、方法、手法、手段这些又“唯一”了。

北京新兴两句口头禅；一句是累不累，再一句是谁谁谁——说全了是不管他是谁是什么人物。用这两句对付所有迎面相逢、回避不及、稍稍严肃的命题。想当年鲁迅痛骂“第三种人”的时候，还没有人嬉皮反问：累不累啊？也没有人扭脸发急：谁谁谁啊！作家评论家管自主张玩游戏、方式方法的组合。

不过，文学总是敏感，因此总是好景不长。那两句口头禅方兴未艾，去年秋天一个散文会上，就有青年散文家表示忧虑，回避了所有严肃命题以后，好像轻松了。可是“生命之轻”

不好受,也很累,也烦,读者已经不满意了。有的编辑、出版家也预测,“轻”的东西只怕卖到头了,也卖够了,现在要开始寻找“生命之重”了。杂文——议论散文看好了,这个品种,鲁迅堪称宗师。

鲁迅的小说道路,会不会又热闹起来?什么是鲁迅的小说道路?他塑造的典型人物阿Q,至今还在生活中活现,“五四”以来,还没有意义更加深远的文学典型。连反感时候的读者,也不能否认。他的道路是塑造典型,不大会衰落,过去曾经强调做唯一的正确的路子,过了火候,不合文学事实,招来反感。但究竟卓有成效地攀登了艺术高峰,只要承认高峰不拒四方攀登就好了。这两年有些青年评论家也有老年作家,议论了意象现实主义。古老的意象,也积累了源远流长的经验,指向高峰。还有比如境界一说,或诗情画意,哲理心态,人文风俗,都可以是高峰境界。

《鲁迅全集》当然旗帜鲜明,凡他主张的,他精深,也可以说独步,也有些偏颇。但还有博大的一面,包容大道小路,表现在“原理”性质的论述上。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六日